

開徵戰爭稅—抗中保台怎能一毛不拔！

或題：戰爭稅—財政部應積極編製「戰時預算」

陳國樑

政大財政系教授兼系主任／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

31 March '24

日前財政部長於立院表示，若發生戰爭，為籌措軍費，加稅或費都有可能。經媒體報導後，行政院發言人急忙出來滅火，說明目前沒有戰爭稅（費）之規畫，財政部也特別發出新聞稿澄清，表示目前並無研議徵收；此一情境，微妙又滑稽！

根據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》：「...財力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策訂動員實施階段戰費籌措、預算轉換及金融外匯管制事宜。」其中，「財力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」正是財政部；「動員實施階段」係指：「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，總統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，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時期」；而「戰費」則是指「戰時預算」。

按此，財政部研議開徵戰爭稅、策訂戰時預算，是依法行政，發言人何必倉卒否認？部長又何必把說出來的話，再硬生生地吞回肚子裡？

在平時，財政為庶政之母；在戰時，財政更是國家社稷存亡攸關。隨著兩岸緊張局勢的升高，除目前後備動員教召的擴大、義務役役期的延長、國防經費的擴增、軍事特別預算的編列...種種戰備措施外，開徵戰爭稅、提撥「戰爭準備金」，是財政備戰之理當所為。

豈能口口聲聲抗中保台，手中的荷包卻是緊緊拽著；那怕是有一絲要多繳稅的風吹草動，發言人、新聞稿等各種宣傳工具，立馬極力否認與撇清，這一毛不拔的抗中保台，也太廉價。

戰爭稅的開徵，不是沒有論述的根據。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理論上有個概念，稱之為「聚旗效應」或「國旗熱」(rally-around-the-flag effect or syndrome)，用以描述在國際危機或戰爭中，一國之政府或政治領導人物，可以在很短的期間內，獲得國民的熱烈支持。

例如，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、逕自宣布併吞克里米亞半島的舉動，使俄羅斯總統普亭(Vladimir Putin)的支持率上升10個百分點至71.6%；2022年俄烏戰爭的引爆，也讓普亭的支持率上升到69%。甫方結束的2024年俄羅斯總統選舉，普亭更是以87%的得票率當選，創下蘇聯解體以來，得票率最高的俄羅斯總統勝選人。另一方面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(Volodymyr Zelenskyy)支持率

的上升更是不遑多讓，在 2022 年戰爭初期，曾經一度達到 90%。

「聚旗效應」下，國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府的支持，正可以拿來做為開徵戰爭稅的立論基礎。過往，英國經濟學家皮考克(A.T. Peacock)和魏斯曼(J. Wiseman)，檢視英國 1890-1955 年的財政支出後認為，社會大動亂（例如，戰爭）的發生，會激起人民對課稅的容忍度提高，造成政府支出規模產生向上移動的「位移效果」(displacement effect)。

更有甚者，「聚旗效應」也可能因為外溢效果，使戰爭的一國，取得來自他國的支持，並改變國際地位。俄烏戰爭於歐盟東境開打，使歐盟境內居民對於歐洲整體的「超國家」意識更加提升，愈發感受歐洲整合與團結的意義與價值。按此，歐盟對於烏克蘭在軍費與其他各方面的援助，其實也可以視為一種「回報」。

烏克蘭於 2004 年的「橙色革命」後，積極爭取加入歐盟，但苦無突破性發展。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，同年 6 月 23 日，歐盟授予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地位；去年 12 月 14 日，歐盟開啟對烏克蘭入盟談判。若非戰爭，事態怎麼可能有如此快速的轉變。

但應注意的是，「聚旗效應」只是短期效果。當過度操作恐懼或戰爭時間拉長，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不安，會激發人民的反感與反戰情緒，進而動搖執政者統治的基礎。總而言之，成功的「聚旗效應」必須要能使全國國民，有同屬一體的認知，不能有分屬不同群體的感受。

讓人懷疑的是，在台灣的「政治企業家」們（競選公職者及其任用政務官員）長期操弄意識形態、遂行黨派鬥爭下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，還否能夠發揮任何的「聚旗效應」？